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  
第十五回 詩繡錦囊重圓春鏡 人來菜市獨訪秋痕

話說荷生別了癡珠，轎子沿堤走來。仰觀初月彎環，星河皎潔；俯視流煙澹沱，水木清華。因想起偷園水榭，今夕畫屏無睡，風景當亦不減於此。又想到：「我們一縷情絲，原是虛飄飄的，被風刮到那裏，便纏住那裏。就如癡珠，今天不將那脈脈柔情，都纏在秋痕身上麼？可怪秋痕，素日和人落落難合，這回一見癡珠，便兩心相照，步步關情，也還可喜。祇是他兩人，這情絲一纏，正不曉得將來，又是如何收斂哩！」一路亂想，猛聽得打梆之聲，是到了營門。祇見燈火輝煌，重門洞闢，守門的兵弁，層層的分別兩旁。那轎夫便如飛的到了帳前停住，門上七八個人，都一字兒的站在一邊，伺候下轎。荷生略略招呼，就進寓齋去了。

跟班們伺候換了衣履。見蒼頭賈忠踉踉跄跄，拿一個紙包上來，像封信似的，回道：「靠晚洪老爺進來，坐等老爺，到了更餘，等不得了，特喚小的上去，交付這一件東西，吩咐小的收好。又說明日在歐老爺家，專候老爺過去，有話面說。」

荷生也不曉得是甚麼，接過手，輕飄飄，將手一捏，覺鬆鬆的。便撕去封皮，見是一塊素羅，像是帕子。抖開一看，上面污了許多淚痕。桌上掉下一個古錦囊，兩面繡著蠅頭小楷，卻是七律二首。便唸道：

「長空渺渺夜漫漫，舊恨新愁感百端。

巫峽斷雲難作雨，衡陽孤雁自驚寒。

徘徊紈扇悲秋早，珍重明珠賣歲闌。

可惜今宵新月好，無人共倚繡簾看。」念畢，歎一口氣，自語道：「如許清才墜入坐劫，造物何心，令人懊惱！」又將那一邊詩朗吟道：

「多情自古空餘恨，好夢由來最易醒。」就慘然自語道：「沉痛得很！」又唸道：

「豈是拈花難解脫？可憐飛絮大飄零。

香巢乍結鴛鴦社，新句猶書翡翠屏。

不為別離已腸斷，淚痕也滿舊衫青。」

賈忠和大家怔怔的站著，荷生反覆沉吟一會，猛見賈忠們兀自站著，便說道：「你們散去罷。」

荷生因欲乘涼，也就踱出遊廊。清風微來，天雲四皎，雙星耿耿，相對寂然。徘徊一會，倒憶起家來，便將都中七夕舊作《望遠行》吟道：

「露涼人靜，雙星會、今夕銀河深淺？微雨驚秋，殘雲送暑，十二珠簾都捲。試問蒼蒼，當日長生殿裏，私誓果能真踐？祇地久天长，離恨無限！何況，羈人鄉書一紙，抵多少回文新剪。細計歸期，常勞遠夢，輸與玳梁雙燕。畢竟織女黃姑，隔河相望，可似天涯近遠？恨無聊徒倚，欄杆捫遍！」吟畢，便喚青萍等伺候睡下。

次日，看完公事，想道：「今天還找劍秋，鬧一天酒吧。」便喚索安吩咐套車，到了綠玉山房，劍秋不曾起來。紫滄自將采秋，不忍拂逆他媽一段苦情，細細表白一番。荷生聽了便也釋然。

一會，劍秋笑道：「荷生，這宗公案，你如今可明白麼？我原說過，這其間總另有原故，是不是呢？如今吃了飯，我們三人同去偷園走一遭吧。」荷生不語。一會，擺上飯，三人喝了幾鍾酒，差不多兩下鐘了。劍秋正催荷生到偷園去，不想紅日忽收，黑雲四合，下起傾盆大雨來。劍秋又備了晚飯，說了半日閑話。

急雨快晴，早已月上。劍秋、紫滄乘著酒興，便不管荷生答應不答應，拉上車，向偷園趕來。傳報進去，三人剛走入八角亭遊廊，早是紅豆領著一對手照，親接出來，笑向荷生道：「怎的不來了十一天？」劍秋笑道：「我三個月沒來，你怎的不問哩？」紫滄也笑道：「我們就十一年不來，他也不管呢。」紅豆笑道：「洪老爺，你昨天不纔來麼？」三人一面說，一面走，已到橋亭。祇聞得兩後荷香，芬芳撲鼻，就都在回欄上坐了。丫鬟們便放下手照，抬了幾張茶几來，送了茶。

祇見遠遠一對明燈，照出一個玉人，轉過畫廊來。紫滄向劍秋道：「你看此景不像畫圖麼？」劍秋笑道：「我們不配作畫中人，祇莫學人弔下去作個池中物吧！」剛說這句，采秋已到跟前，故作不聞，說道：「這裏暑氣未退，還是水榭屋裏坐吧。」於是荷生先走，領著大家轉幾折遊廊，纔到屋裏。

原來偷園船室後是池，池南五間水榭，坐南向北，此即偷園正屋。劍秋、紫滄俱係初次到此，留心看時，祇見面面明窗，重重紗罩，五間直是一間。其中琴床畫桌、金鼎銅壺，斑斑可愛。正中懸一額，是「定香吟榭」四字。兩旁板聯，是集的宋人句：

細看春色低紅燭；煩向蒼煙問白鷗。款書「渤霞題贈」。下面一張大案，案上羅列許多書籍。旁邊排著十二盆蘭花，香氣襲人。中間地上，點著一盞四尺多高玻璃罩的九瓣蓮花燈，滿室通明。四人一一坐下。

紫滄見荷生、采秋總未說話，便道：「你兩個都是廣長妙舌，怎的這會都作了反舌無聲？」采秋說道：「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。落了言筌，已非上乘。」劍秋笑道：「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，此自是枕中秘本，便有時也落言筌。我卻不信你們兩個，通是馬牛其風，不言而喻呢。」荷生笑道：「胡說！」采秋道：「『酒是先生撰，女為君子儒』，湯玉啟至今還在拔舌地獄哩，管他則甚！」便又談笑一會，荷生、采秋總覺得似離似合，眉目含情。又命紅豆，教人將南窗外紗幔捲起。祇見碧天如洗，半輪明月，分外清華。

大家移了幾凳，坐在欄杆內，領略那雨後荷香。采秋叫人，將早晨荷花心內薰的茶葉烹了來，更覺香沁心脾，俗塵都滌。

遙聽大營中起了二鼓，紫滄、劍秋就站起身來，荷生也要同行。劍秋道：「你且不用忙。要走，須向采秋借車。我還同紫滄去訪一個朋友，不能奉陪了。」荷生笑道：「不是訪彩波嗎？」劍秋道：「不定。」遂一徑走了。

丫鬟傳呼伺候。采秋送至船室前，也就回來，仍在欄杆邊坐下。荷生道：「好詩，好詩！但『多情』二句，頗難解說，我正來請教呢。」采秋道：「我這兩句，本係舊時記的，你要怎麼解，便怎麼解。」荷生道：「你是聰明絕頂的人，我一切也不用說了！」采秋一聞此言，便覺心中一酸，兩眼淚珠盈盈欲墜的道：「前日之事，我也百口難分，惟有自恨墮入風塵，事事不能自主。你若從此拋棄了我，我也不敢怨！你若尚垂青盼，久後看我的心跡便是了！」荷生見說得楚楚可憐，便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我倒不是怪你，我一來也是恨我自己長幡無力，未能盡障狂瀾；二來是替你可惜這個地方。難道他們那一般人的行徑，你還看不出麼？」紅豆在旁，遂將那日原土規等跌池吐酒、鄙俗不堪的形狀，敘了一回。倒說得荷生、采秋也都笑了。

荷生便向采秋道：「今夜我頗思小伙。」采秋道：「我有好蓮蕊釀，咱們到春鏡樓喝去吧。」於是攜手緩步上樓來。祇見露月照窗，花蔭瑟瑟，荷生笑道：「我今日到此樓，也算劉、阮重到天臺了。」采秋笑道：「我不想尚有今日。」遂將荷生紗衫脫了。采秋也卸了晚妝，烏雲低髻。然後兩人對酌，敘這十日的相思。

但見郎船一槳，依舸雙橈。柳暗抱橋，花欹近岸；金缸影裏，玉罈光中。西子展顰，送春山之黛色；南人妍眼，剪秋水之波光。脈脈含情，綿綿軟語。鳳女之顛狂久別，檀奴之華采非常。既而漏鼓鼉催，迴廊鶴警。嬌熏蘭破，絮亂絲繁。人面田田，脂香滿滿。從此緣圓碧落，雙星無一日之參商；劫脫紅塵，並蒂作群芳之領袖矣！

卻說七夕那晚，癡珠送了謾如，自回西院，急將秋痕遞給的東西，燈下一看，卻是一塊翡翠的九龍佩。撫玩一回，就繫在身上。

看官聽著！癡珠自從負了娟娘，這七八年夢覺揚州。錦瑟犀篋，概同班扇；胭脂螺黛，一例曇花。況復鬱鬱中年，艱難險阻；鬢髮遲暮，顛沛流離。碧血招魂，近有鮑參軍之痛；青衫落魄，原無杜記室之狂。真個絮已沾泥，不逐東風上下；花空散雨，任隨

流水東西。不想秋痕三生夙業，一見傾心。秋月娟娟，送出銷魂橋畔；春雲冉冉，吹來離恨天邊。人倚欄杆，似曾相識；筵開玳瑁，未如之何。輸萬轉之柔情，誰能遣此；灑一腔之熱淚，我見猶憐。可識前生，試一歌乎《金縷》；勿忘此日，羌相贈以錯刀。緩緩歸來，仔細憶三春之夢；匆匆別去，丁寧約再見之期。此一段因緣，好似天外飛來一般。倒難為癡珠，一夜躊躇，不能成寐，就枕上填了《百字令》一闕云：

今夕何夕，正露涼煙淡，雙星佳會。一帶銀河清見底，天意恰如人意。半夜雲停，前宵雨過，新月如眉細。千家望眼，畫屏幾處無睡。最念思婦閨中，懷人遠道，難把離愁寄。一朵嬌花能解語，卻又風前憔悴。紅粉飄零，青衫落拓，都是傷秋淚。寒香病葉，誰知蕭瑟相對。

填畢，兀自清醒自醒的，姑合著眼。猛聽得晨鐘一響，見紙窗全白了。便起身出外間來，向案上將《百字令》的詞寫出。

禿頭在對屋聽見響動，也起來，到了這邊，見癡珠正在沉吟，愕然說道：「老爺你病纔好，怎的一夜不睡？」癡珠道：「睡不著，叫我怎樣呢？」禿頭也不答應，向裏間一瞧，低著頭，嘴裏咕咕嚕嚕的抱怨，就出去了。癡珠倒覺好笑道：「我就躺下吧。」不意這回躺下，卻睡著了，直至午正纔醒。起來吃過飯，想道：「我與荷生約今日見面的，須走一遭。」便吩咐套車，帶了禿頭向大營來。荷生早訪歐劍秋去了。便留題一律云：

月帳星河又渺茫，年年別緒惱人腸。

三更涼夢回徐榻，一夜西風瘦沈郎。

好景君偏愁裏過，佳期我轉客中忘。

洗車灑淚紛紛雨，兒女情牽乃爾長。

遞給青萍，就走了。禿頭說道：「老爺如今是回去，是到李大人署裏？」癡珠遲疑道：「還是找李大人去吧。」

方轉入胡同，癡珠忽問車夫李三道：「此去菜市街，順路不順路？」李三道：「到李大人衙門，菜市街是個必走之路。」癡珠道：「這樣就走菜市街吧。」禿頭道：「老爺到菜市街，找誰哩？」癡珠便問李三道：「你可認得教坊李家麼？」李三道：「小的沒有走過，進巷裏問去吧。」禿頭道：「不消問，那狗頭昨天說過住址，南頭靠東有一株槐樹，左邊是個酒店，右邊是個生肉舖，中間一個油漆的兩扇門，就是李家。小的先下車看去。」

到了巷中間，先有一株古槐。一枝上竦，一枝橫臥，傍側一家。禿頭祇道是了，一問，卻是姓張，再看左右，並非屠沽。祇得向前走十餘家，果見槐蔭重重，映著那酒帘斜捲，頓覺風光流麗，日影篩空。

禿頭伺候癡珠下車，見門是開的，便往裏走來。轉過甬道，見靠西小小一間客廳，垂著湘簾。禿頭便問道：「有人麼？」也沒人答應。癡珠便進二門，祇見三面遊廊，上屋兩間，一明一暗，正面也垂著湘簾，綠窗深閉。小院無人，庭前一樹梧桐，高有十餘尺，翠蓋亭亭，地下落滿梧桐子。

忽聽有一聲：「客來了！」抬頭一看，檐下卻掛了一架綠鸚鵡，見了癡珠主僕，便說起話來。靠北小門內，走出一人來擋住道：「姑娘有病，不能見客，請老爺客房裏坐。」

癡珠方將移步退出，祇聽上屋簾鉤一響，說道：「請！」癡珠急回眸一看，卻是秋痕，自掀簾子迎將出來。身穿一件二藍夾紗短襖，下是青縐鑲花邊褲，撒著月色秋羅褲帶。雲鬢不整，杏臉褪紅，秋水凝波，春山蹙黛。嬌怯怯的步下臺階，向癡珠道：「你今天卻來了！」癡珠忙向前，攜著秋痕的手道：「怎麼好端端的又病哩？」秋痕道：「想是夜深了，汾堤上著了涼。」便引入靠南月亮門，門邊一個十五六歲丫鬟，濃眉闊臉，跛著一腳，笑嘻嘻的站著伺候。

癡珠留心，看那上面蕉葉式一額，是「秋心院」三字。旁邊掛著一付對聯，是：

一簾秋影淡於月；三徑花香清欲寒。

進內，見花棚菊圃，綠蔓青蕪，無情一碧。上首一屋，面面紗窗，雕欄繚繞。階上西邊門側，又有一個十二三歲丫鬟，眉目比大的清秀些，掀起茶色紗簾。秋痕便讓癡珠進去，炕上坐下。癡珠說道：「這屋雖小，卻曲折得有趣。你臥室是那一間？」秋痕道：「這是一間隔作橫直三間，這一間是直的。」便將手指東邊道：「那兩間是橫的，前一間是我梳妝地方，後一間便是我臥室。你就到我臥室坐。」

說著下炕，將炕邊畫的美人一推，便是個門。癡珠走進，由床橫頭走出床前，覺得一種濃香，也不是花，也不是粉，直撲入鼻孔中。

那床是一架楠木穿藤的，掛個月色秋羅帳子，配著錦帶銀鉤。床上鋪一領龍鬚席，裏間疊一床白綾三藍灑花的薄被，橫頭擺一個三藍灑花錦鎮廣藤涼枕。秋痕就攜癡珠的手，一齊坐下。

小丫鬟捧上茶來，秋痕遞過，向癡珠道：「你道兩日後纔來，怎的今天就來呢？」癡珠道：「我原不打算來的，因訪荷生不遇，回去無聊，故此特來訪你。不想你又有病，不是你出來招呼，我此刻要到家了。」秋痕道：「我病了，一早晨沒有看我媽去。這回鬆些，看了我媽，要回東屋，聽見鸚鵡說話，我就從窗縫望出去，看不清楚。後來打雜出來辭你，我心上就怕是你來了，趕出外間向竹簾一瞧，你正要轉身，急得我話都說不出來。」癡珠道：「你病著，我偏來累你。如今坐了一會，就走吧。你看天色也要變了，下起雨來好難走哩。」秋痕道：「你坐車來嗎？」癡珠道：「有車。」秋痕道：「有車怕甚麼？就沒有車，我這裏也雇得有。你多坐一會，和我談談，我的病便快好了。天氣熱，你將大衫卸下吧。」癡珠道：「你這裏很涼快。」

正說著，忽然兩點大來，癡珠著急道：「下雨怎好哩！」秋痕笑道：「我卻喜歡，好兩天留客。我叫他們熬些桂圓粥給你作點心，好麼？」癡珠道：「我肚裏不餓，倘餓，便和你要。」秋痕向小丫鬟道：「你儘管吩咐去。」小丫鬟去了。秋痕悄悄說道：「我給你那一塊玉，你曉得這塊玉的來歷麼？這就是我今生第一快心之事，你卻不要拿去賞了人。」因將上已這日得荷生賞識，臨走給了這塊玉，通告了癡珠。癡珠道：「我倒沒有甚麼好東西給你，怎好呢？」秋痕道：「好東西我也不要，祇要你身邊常用的給我一件吧。」癡珠手上，適帶一個翡翠扳指，便脫下來套在秋痕拇指，大喜道：「竟是恰好！你就帶著。」秋痕道：「你這會沒得帶，我有一個羊脂玉的，給了你好麼？」癡珠道：「我不帶，我以後再購吧。」秋痕不依，向枕邊一個銀盒內取出，也替癡珠套上，笑道：「我和你指頭大小竟是一樣。」秋痕因問起癡珠得病情由，癡珠略將前事說說，便吟道：

「三年笛裏關山月，萬國兵前草木風。」就歎了一口氣。秋痕款款深深的安慰一番。兩個丫鬟送上點心，秋痕勸癡珠用些。聽見檐溜琤琮，雨也稍住了。癡珠就站起身來走了。正是：

寶枕贈陳思，漢皋要交甫。

為歌《靜女》詩，此風亦已古。